



八八四九

集文美

作遲徐

海濱小集之一十

美 文 集

徐 遲 著

美 學 出 版 社

美文集目錄

藝術與醫術·····	一
詩的要素與憲章·····	七
中國文字的音樂性的祕密·····	三二
假如羅曼羅蘭死了·····	四〇
美國詩歌的傳統·····	四五
談比喻·····	五二
歌劇之爲音·····	六〇
音樂之爲人·····	六七
『今天，我長久地看着地圖』·····	七五

赫奇隊長底被捕.....八二

黑球.....九〇

年輕的教授.....九七

觀葉淺子個展有感.....一〇五

關於被束縛的普魯米修斯.....一二五

論劇詩與機關佈景.....一二五

藝術與醫術

我每想到里爾克 (Rainer Maria Rilke) 曾經給病院裏的病人寫詩就有了一個快樂的幻想：

哪一天有這事一個最完備的醫院聘任我做病院詩人。

我將發生兩個作用。其一、我給那些在病床上不能動一動，更不能激動的，不能看書，不能清醒着的，隱隱的或微微地疼痛的或萬分地寂寞的病人，唸一點短短的詩。唸了一兩遍以後，病人已經把詩背出來了；他可以咀嚼這詩，一天，兩天。

其二、我將給一些有心病的病人醫心病。這樣的詩，我猜想起來就難寫得不得了。其原因倒還是有心病的病人未必肯把他們的心病告訴病院詩人，因此病院詩人先要發掘病人的心病，診斷既定，才能下手寫詩。這樣的詩，也許是健康、愉快、溫暖的，也許是苦澀的，猛烈的，一粒特效的藥丸，但是我沒有做過這樣的詩，所以不知道，不能多說。

有一天早晨，我從重慶帶走了九朵蓮花——想像力豐富的人把我的一條游泳用的大

毛巾浸濕了水，把蓮花的花梗護了起來——這是一路上，都有人嘖嘖稱豔的蓮花。我是帶了這束花雷去中央醫院探望兩個病人的。

於是我想到病人會呆了半天的鮮花，會半天生活在這鮮花的成瓣的山谷，波浪中間，很安慰，很平靜。花朵會安慰了病人；然而，我，詩人，怎樣可以請出花朵來爲我安慰病人？我有我的詩，我應有我的詩。是啊，爲什麼不用我的詩創作去安慰那兩個病人呢？別人贈花，我該做詩。

這天的黃昏裏，一位醫學院的畢業前夜的學生苦痛地問了我一個問題。昨夜，醫院裏的一個看護自尋短見了。他要知道，一個醫生應不應該救活一個尋短見的病人？從醫學的觀點來說，他最近就要背一遍「希卜克拉特斯的誓言」(Hippocrates' Oath)了，那誓言裏說一個醫生應該儘他的能力救活一個祇要還沒有絕望的病人。然而，一個自尋短見的人是已經以行動來表現他的並不能再愛這個塵世，決不願意再生活在這塵世裏，那末，他說，從「人道」的觀點來說，爲什麼醫生要救活他，使在塵世之間受更多的苦呢？

我戰戰地想起，醫者仁術。

更戰戰地想起這些畫面——病人已經抬到醫院的門口，却因爲付不出錢，一些醫院

的職員們，儘病人流着血，喘着氣，和死掙扎，爲苦痛所磨折，不讓醫生給他診斷，冷漠地，無表情地，對病人的家族底哀求，嚴詞峻拒。

一個醫院儘管採取德國制度，或者美國制度，這些制度儘管怎樣的科學化，合理化，一定要付得出錢才能享受。這等於是一個民主國家，或者希臘公民社會，付出了錢以後，一切民主的自由才能享受，一切城市中的自由才能享受。但是把這些話告訴這位畢業生有什麼意思呢。

我想，一個醫生應該醫治兩者，其一，病人的病，其二，這病的病根，病因，病人的心病。一個醫生，天天和苦痛的人類，人類的苦痛生活在一起，應該有這樣「人道」的心腸，除了挖去一塊爛肉，開出一張藥方，還應該知道病人的苦痛的心，給這苦痛的心注射對人生的積極的態度，對塵世熱烈的愛戀，對生命的理想無休止的追求，等等精神上的藥石。

一個自尋短見的人，祇要你還能救活他，是一定要救活他的。但是一個醫生在救活了他以後，不能以爲他自己的責任已經完了。醫生該第二步的醫治這自尋短見的人底心的慘痛。如果醫生救活了它，但止於這第一步醫治，不再進行第二步醫治，他有沒有救活這個人呢？沒有。一個醫生必須在第一步醫治，救活了他的人以後，第二步醫治自

殺者的失望情緒，救活了他的心；要醫就得醫到底。

那位畢業生是同意我的意見了。但是他覺得很困難，就說這第二步醫治是否指精神分析學呢？我覺得不是。輝煌的精神分析學還是醫治一種肉體上的疾病的科學；一個有貧窮病的人，精神分析學至多使他把窮話說出來。這第二步醫治該從社會科學，政治經濟學中間去學習，這中間有着人類的心病底各種病狀，各種法則。

我忽然很驕傲的對他說，人類的疾病底第一步醫治是由你們醫生擔任的，那第二步醫治，這幾千年來，都是詩人擔任的呢。

爲了能夠第一步醫治病人，醫學生們唸了醫預科還要唸四年五年，解剖人體又在顯微鏡底下研究血球和病菌，既有各種的實驗，又有幾年的實習；爲了要能夠第一步地醫治病人，醫學經過了多少前仆後繼的研究實踐，而後逐漸的昌明，征服了好些疾病，成爲人類文化中間最珍貴的一種學問。

更爲了能夠第二步醫治病人，詩人和藝術家怎樣觀察人生；研究了社會科學的學問，更經驗了社會的生活；深刻地把握了政治經濟的背景，那些必然的法則，更體味人間千百萬苦痛的靈魂，各異其趣的情感；他們的平靜、震盪、慾望、愛、喜悅、迷醉、溫暖、熱情、昏暈、瘋狂、滿足、堅決、背叛、離異、動搖、失望、頹喪、寒冷、

驚慌、疑惑、躊躇、悲哀、疼痛、劇痛、痙攣、不安、焦躁、咬牙、切齒、憤怒、光火、忍耐，——這也成爲一種專門的學問，成爲一種人類文化中間的最珍貴的學問。

然而在今天，醫學院裏却還沒有社會科學的研究，醫院裏也沒有專任的病院詩人。而病院裏的病人却無不是患了肉體上的病，又患着靈魂的病的；而病院外的病人却無不是患着嚴重的靈魂的疾病，又患着潛伏的肉體的疾病。

現在，我又想起正在病院中我所熟識的病人與我所不熟識的其他病人，我知道他們有些是在苦痛之中，有些是在寂寞之中，這樣想像了，我就忍不住不寫些詩，只要我能減少他們一分一釐的苦痛，解除他們一分一秒的寂寞。再想一想，在病院外有着整個苦痛的人類，有奇形怪狀的人類的苦痛，我更忍不住不寫詩。只要我也能減少他們一分一釐的苦痛，解除他們一分一秒的寂寞。這想像和感覺可以使詩人忍不住不寫詩，使畫家忍不住不繪畫，使音樂家忍不住不作曲，忍不住不演奏，使劇人忍不住不演劇。現在我想我們知道了藝術的一種功能：藝術者，藝術也。

附「希卜克拉特斯的誓言」

「余請多數之男神女神爲證，向治療之神阿波羅」按：亦詩歌之神「宣誓，盡余之能力及思慮，守此誓約。」

「……余之服務目的在盡余之能力於思慮以謀患者之福利，不在招致彼等之禍害」雖有所謂，亦不願將有害之藥劑給予任何人。不寧惟是，且決不勸告彼等使用此類藥劑，尤不願幫助意欲墮胎之婦人。於趨入任何家庭時，均與患者之福利爲前提，務期不致陷於腐敗與墮落……如有違犯誓約，請賜余以最拂逆之命運」——錄自沐紹良譯文

……余之服務目的在盡余之能力於思慮以謀患者之福利，不在招致彼等之禍害……雖有所謂，亦不願將有害之藥劑給予任何人。不寧惟是，且決不勸告彼等使用此類藥劑，尤不願幫助意欲墮胎之婦人。於趨入任何家庭時，均與患者之福利爲前提，務期不致陷於腐敗與墮落……如有違犯誓約，請賜余以最拂逆之命運」——錄自沐紹良譯文

……余之服務目的在盡余之能力於思慮以謀患者之福利，不在招致彼等之禍害……雖有所謂，亦不願將有害之藥劑給予任何人。不寧惟是，且決不勸告彼等使用此類藥劑，尤不願幫助意欲墮胎之婦人。於趨入任何家庭時，均與患者之福利爲前提，務期不致陷於腐敗與墮落……如有違犯誓約，請賜余以最拂逆之命運」——錄自沐紹良譯文

詩的元素與憲章

一個「詩」字有兩個意義。第一個意義的「詩」是詩的元素，或者通俗一些說，是詩的境界。例如古代稱繪畫爲無聲的詩，(Mute Poets) (註一)，又如王維的畫，畫中有詩。史記是用散文寫的，吉訶德爺也是用散文寫的，然而牠們都具備了詩的質料，詩的元素，都深深進入了詩的境界，所以我們稱牠們是史詩，稱牠們的作者是詩人。同樣我們可以稱柏拉圖的談話錄是詩，達爾文的珊瑚礁的研究，人種的起源的研究是詩，還有馬克思的經濟學的著作是詩，華茲華茨就是這樣地了解詩的，但阿諾特說得更加痛快，他說：『沒有詩，科學也就殘缺不全了。華茲華茨說過詩是在一切科學外貌上激動的表情。他又說詩是一切智慧の呼吸，一切智慧最精美的精神』。(註二)又如柯勒律治也把這各藝術通用的詩稱爲詩的元素 (Poetry)，『自然有了詩的元素，可以繪畫，可以譜音樂，還可以跳舞；戀愛的男女也都能得到詩的經驗，能步入詩的境界；歡樂和苦痛的感情都孕藏着詩的前身』。(註三)

但在第二個意義下，詩是應用詩的規則，格律，寫出來的詩，或歌詞。不能是廢

史，不能是小說，不能是科學論文。詩決不是散文。詩決不是散文詩，也決不是自由詩。詩是有他底嚴格的格律的。遠在唐代的時候，李白就有了「憲章久已淪」（註四）一句嘆息。這第二個意義的詩並沒有否定自由詩，散文詩的存在，這祇是說明，自由詩和散文詩也不過像無聲的詩的繪畫，是入詩的境界得詩的元素，是另一種東西，並非三千年來被公認為詩底詩。然而現在國人心目中的所謂詩，似乎都是第二義的而非第二義的。

三千年前，當希臘的史詩歌者，手中執着杖，頭髮高高地梳起了古伊沃尼式樣，當歌唱俄利亞德的熱情時，胸穿火紅坎肩，當歌唱奧特賽的危險時，穿海水一樣的紫色坎肩。（註五）那時起就有了一個詩歌的傳統，一直被保持着。這詩歌的傳統並不是荷馬創設起來的，應該說是人類經年累月，經驗了，經歷了詩的境界，所爭攬的詩的元素，成熟後自然誕生出來的，而且是最正常的誕生。所以中國詩歌的傳統與西洋的傳統，在這一點上毋須會經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不謀而合。

在這一點，我的意見——那是我的意見嗎？——與中國的新詩人與及少數西洋近代詩人的意見相左了；例如艾青的詩論。在這一點上，我的意見若是對的，則今天中國新詩人所歌唱的幾乎大部是具有詩的元素的散文，暫且不談連詩的元素都沒有的，而儼然

自稱爲詩的散文。艾青曾這樣說：由欣賞韻文到欣賞散文是一種進步；而一個詩人寫一首詩用韻文寫比用散文寫要容易得多。『還有人寫了很美的散文，却不知道那就是詩；也有人寫了很醜的詩，却不知道那是最壞的散文。』還有『我們既然知道把那種以優美的散文完成的偉大作品一律稱爲詩篇，又怎能不輕蔑那種所醜陋的韻文寫成的所謂『詩』的東西呢？』（註六）從這所引可以看到艾青對於一個『詩』字的兩個意義完全明白完全把握住了。連詩的元素都沒有而儼然自稱爲詩的散文，正好與以醜陋的韻文寫成的所謂詩，兩者同樣的要不得。但就在這裏，由於強調之點不同，我們的意見也不同了。

現在我們先慢談詩的格律，節奏或音組等等，和什麼是中國新詩的格律（也許有人渴不濟急的說你拿出幾個格律來看看！）我們繼續談詩的元素與詩的是兩件事，未可混爲一談。

艾青所稱『詩的散文美』實在還是詩的元素美。所以當他舉了一個例，一個要和愛人離別的男人說：『不要當做是離別，只把我當做去寄信，或是去理髮就好了，』這樣的語言，這樣的經驗無疑是詩意蒼翠，情感涵湧着的，但這祇是散文美，祇是詩的元素美，祇是電影中一句對白，還不是詩。艾青可以說，本來祇要這個美：這散文美，這詩

原野上燃起烽煙十丈。

這裏面可找出什麼詩的元素來呢？海上經常有烽煙十丈嗎？這是一幅使「親愛的畢索斯」忍不住大笑的畫面。（註七）接着，韻文來了：

五里一草棚，

十里一茅店，

四方行脚人，

共一席清蔭，

對面不相識，

彼此却相親。

這樣的韻文正異西洋詩裏叫做 Doggerel 的東西。臧克家的初期抗戰詩是不能同他的戰前底和抗戰後期詩相比的。

相反的，在一般的觀念中，以為柯仲平是一個「劉大爺來了……」老劉忙上樓」最缺少詩的元素的詩人，和艾青的要求尖銳對立似的，但是我却發現在「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的產生」這首詩中間，有着比其他的詩篇中更多一些艾青所擁戴的詩的散文美（註八），並且這首詩的整個氣氛，這首詩所歌唱的經驗，牠的緊張，牠的愉快，都證明

牠已經得到了詩的元素。我也在這裏舉一二例：

沒有誰和阿根講話時，

阿根和他自己談心。

又如：

阿根一直奮鬥着，阿根光明，

明得像機車前的兩盞電燈。

但是這一首長詩祇有詩的元素，若然要稱之爲詩，還要化好大的力氣上去。從金剛石鑛床裏發現出來鑽石祇是一塊頑石。戰國時一塊璧玉，帝王都不識貨，害得獻璧玉的人刖去了一條腿又刖去了另一條腿。一個木匠要做工，總要有鋸子，鉋子，斧頭，和萬萬不能少的尺。我曾在公路旁的小鄉村看木匠給一座簡陋的茅屋裝窗子。窗格子稍大了一點，裝不進框。簡單極了，他把窗格用鉋子稍稍的削薄了些，這扇窗立時裝進去了。我們想像一下建築巨大宮殿的匠人，是如何精密巧妙地顧到整體更顧到了每一個細微的部份的！骨架既要堅固宏偉，飛檐更得精細的彫鏤，金色的漆與大紅柱子上的漆都塗得極勻淨。彷彿是一首崇高的鏗鏘的，完整的詩篇，構造嚴密；暴風雨，歲月，洪水，戰爭，白螞蟻都不能損害牠。自然，偉大的詩篇比宮殿還經久——牠是不朽的。

荷瑞斯這樣報告：『在從前，你若唸一首詩給金蒂琉斯（Quintus）聽，他時時的喊「這地方得改」，或「我請你把那個地方修改一下」。如果你回答說，你已經改過兩遍三遍了，總是改不好，他就勸你把那幾行不幸的詩拿出來，放在鐵砧上再鍛鍊過。如果你和他辯，辯護你的有毛病的詩，他就不說話，他就省省他的力氣了』。（註九）

而艾青，當他寫「詩論」的時候，不幸還祇能要求詩的元素，祇能要求詩的散文美，不能像金蒂琉斯的要求詩的鍛鍊。是的，就在「詩的散文美」發表後數年的今天，我們還祇得向中國的詩人要求詩的元素。艾青的要求在今天或許繼續有效。這一個現實困難使我處在一個不利的地位，一方面我得罪了中國詩人，說他們的詩還缺少詩的元素，一方面得罪了「詩論」的作者，因為他的理論我認為應該拋棄。什麼：你要求鍛鍊，要求格律！你記不得從前各方面的進攻格律！這格律正是詩的散文美最近所拋棄的呢！我想第一個提出問題來的人是應該被活活打死或燒死的，自有古來的革命家與殉教徒可資殷鑒，然而我仍不想做學金蒂琉斯，聰明地省省力氣。

我們就來觀察一下自由詩。艾青說：『我們喜歡惠特曼，凡爾哈崙，和其他的許多現代詩人，我們喜愛「穿褲子的雲」的作者，最大的原因當是由於他們把詩帶到更新的領域，更高的境地。因為散文是先天的比韻文美』。